

T 3180/0811-83

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1 1946



四川保寧府廣元縣志卷之十三下

廣元縣志卷之十三下  
知縣事東魯單父張廣謨纂修

銘

棧道銘 并序

唐歐陽詹

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谿窮谷  
萬仞直下莽崖明壁千里無土互隔呀絕纚纚冥  
冥麋鹿無蹤猿狖相望自三代而往蹄足莫之能  
越秦雖有心蜀雖有情五萬年間曼不相接且秦  
之與蜀也人一其性物同所宜嗜欲無餘門集作



教化無餘源

集作門

可賢遷可親昵肇圻地夙睽離

物里豈造化之意乎天實凝清而成地實凝濁而

形當其凝也如鎔金下鑄騰雲上空隙有所不開

集作

迴翔有所不空澄結既定竅

集作竅

缺生乎

其中西南有漏天天之竅缺也於斯有茲地地之

竅缺也天地也者將以上覆下幬含蓄萬靈可通

必使而通者也苟有可通而未通則聖賢代其工

集作

而通之故有為舟以濟川為梯以踰山唯茲

地有川不可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及粵有智慮

以全元造立巨衡而舉追氏繼懸纒以下梓人猿

垂絕冥鳥傍危岑鑿積翠

集作

以全力梁半空於

未用斜根玉壘旁綴青泥絕斷岸以虹矯繞翠屏

而龍蜿堅勁膠固雲橫砥平總庸蜀之道

集作途

繞岐雍之康莊都邑之能步山川之無脛若水決

防如鴻嚮陽南之北之踵武與湯濟峨峨以自若

臨蒼蒼而不懼既是贊幣以遙達人神以會同稽

禮樂之短長量威弁之汗隆可王者王可公者公

而相吹以風或日受珠之石長存或構之材無窮



易初代蠹斯道也夫始有終嗚呼為上懷來在乎  
 德為下昭德在乎義德義之如今日則或人之言  
 有孚其反之則否雖存恐不為琢材雖多恐不為  
 構想夫往昔有時而有有時而無是用惕惕天下  
 咄咄一作知聖賢創物之意之人寡明德義因物  
 之道之人稀敢陳兩端之要銘諸斯道之左庶主  
 德義者存今日之所履踵武湯者荷古人之攸作  
 乃銘曰天覆地蓋本亦備集作設大象難全或漏  
 或缺損多益寡聖賢代工彼雖有缺與無缺同惟

北曰秦惟南則蜀地缺其間坤維不續斗起斷岸

集作岸斷屹為兩區秦人路絕蜀火煙孤天寶不通賢

斯有造鑽堅剡勁無蹊以道若川匪舟若陸匪車

緣危轉虛步驟交如構雖有功存亦由德項佛劉

怒從完以踣墮落我營集作自顛而植地非革勢

材不易林路植之致惠怨之心勿謂斯道不常集

恒勿謂斯道可久禮不以禮可有而無恭不以恭

可無而有創之之意如彼因之之理若茲彼知不

易茲而易知勒銘道左其同我思



賦

連雲棧賦

明楊廷宜

已郊之歲時方冬矣臘云暮矣余年過賈生學榭  
董相怔怔營營內不自定由是謀邁於行載言北  
征擔簦負笈陟岫跋阻攝穹窿控青雲扣天闈順  
風而稱曰肇元黃之既判兮迺陽浮而陰藁嗟大  
塊之茫茫兮孰則排而山鑿帝既設此靈險兮余  
總州聞乎棧閣肆皇圖之廣運兮都形勝乎燕漢  
眇鷲叢之建國兮隔星分乎井絡連秦帶蜀方五

百里兮緣咸陽以爲鄜阻褒斜之艮隆兮擁岐嶺  
之巨壑擁隆理與替墜勞亦襲聞乎往索良旣策  
羽以絕望兮委回祿以煙灼何退身而鷲擊兮思  
駕馭乎帝畧迄超漢而蹙楚兮遂用建美三恪陽  
中路以迴車兮紛不爽於髮膚白發嘆爾長嗟兮  
意深諷乎彼夫憤儀圖之詭祕兮誑金牛以爲  
憫漢帝之遵駕兮忍峨眉而西趨侈御愛之猶  
兮率萬乘之玉軀蓋其危也足以駭駭巨麗而  
至也不亦爲禦侮之天區夫山本其與也存儲其



崇也水出其家也盤紆突兀峯峯嶺嶺湏淵深澗  
蒼蔚第鬱天之所生也地之所產鳥不得而翔獸  
不得而逸四時變化剛柔錯摩交構乎其中終極  
乎其內其雲則黯黯黯黯雲衣被膚寸漸深何  
於木末遠視極黯黯之則黯黯於石礫斲於深谷  
鬢鬢淹留氛氳隱天窳曠屯雷落落莫莫異於常  
態其雨則津津沟沟石潤林響瀑布滴珠滿壑盈  
瀨霑濕霏霏與地潛通豁徑注流煙樹瀟瀟松雲  
林沐淖淖跼踏病於逆旅其風則飄飄颯颯轉山

循谷料峭感發颯颯北亢巽二乘虛峻峯高颯平  
坻微颯颯落木寒颯切肌石尤激射打頭周圍  
延歷萬象莫之可捕其日則黯淡蔽虧斜景過雲  
東谷西隅窺於中天曠景晦冥翳翳難未嘗昭  
晰其風俗之所習土地之所宜余故得並吞其所  
經歷包舉其所問答而囊括其語焉於是有五德  
公子導余以喬闕兮歎雲路之巖窅據崑崙之扼  
塞兮羅萬象於景從聳嶺岷之崢嶸兮怯衣繡之  
乘馳盤七曲而腸迴兮胸高目之眈眈瞰龍江之



峯峯兮馮白練之霓虹余既登此絕嶺兮膛乎前  
觀藐乎後視抬級坎慄連步錯愕怔忡悸駭倦臨  
色勃久而後定迺渡水閣馳青橋涉凌兢而惘惘  
兮列御風而憑空側身穿而撇健兮足秦法之重  
重囁飛棟巖巖岿岿兮屹浮柱而增崇截王孫之便  
給兮礪硯礪而青葱靄雲樓與露窟兮比朝暮之  
仙蹤橈不足以爲術兮憫征夫之溟濛儂鞠躬而  
進登兮殆郭馳之形容馳丹梯下峻阪兮擬抱甕  
之忡忡亦旣身倦而神罷兮迺偃息乎崖慵慵未

極也訊往路以前山兮越馬道與武關參差卷路  
偃側狹隘騎不得方人不得比吁嗟乎其赤帝之  
所興首咸陽以入關兮降子嬰而要盟羽不得而  
爭驅兮造自茲以爲兵故稱名爲劉垓兮意非此  
莫之與京因是以益遊乎與屏兮閱千古之芳林  
於是有凌煙大夫挺瓊梧負霄漢迓余而言曰繫  
前林之蠹蠹兮豈非皇華之岐嶷楸檜障以蔽天  
兮鴟南溟之翼施旒龍之蹇兮雜暹糾會之標  
枝湯日月以扶踈兮幹輪困而參差杞強梁而麗



霄兮樛臙腫而鴟夷楊邛偈而膚斂兮檉垂身而  
委隨節羨秀而喬修兮紛篁鍾之陸離月極望而  
攢暝兮何摧囀而鬱伊悲落木之蕭蕭兮恣行人  
之浙炊風雨踴而濤起兮嚮萬壑之隆墀余稔游  
此窅窅兮窺管天而冥疑馳豫樟之絕幹兮駕鄧  
圖之平騎悵梁棟之齷齪兮雖十山其何爲彼此  
衆夥之富山桃石榴檉柿苦李小葉梅奈楮梨檉  
棠欽朱榮秘生意錯綜懸岩潛隱乎其中不可殫  
述由是踰三空窺萋嶺山茲進而窠岌樹益密而

縱橫億岐豐之盛瑞播覽德之美名於是  
有綠衿使者麗質修儀且逸且巡其氣也愒其志也怡  
狴獬直前隳括以此山之靈昔寶鷄之耀羽兮托千  
里之峭嶸惟樊籠之我求兮窮巖壑而多縈彼蒼  
鷹羅鷲紛修翎兮屬玉交青鷓鴣鴛鴦晨風子規  
鷓鴣鷓鴣白練沙雞錦胸繡臆累黔啄兮羌有萬  
而難並鵲占歲而音妙兮鳥散聚而時鳴鸛宿霧  
而懷寶兮鴟呼類而爲盟雉招搖而曳尾兮鳩思  
婦而藏聲鶴獨立而不懼兮鷓依稀而將迎鴻漸



遠而自得兮鴈遞比而從兄其它角毒之屬又未  
可以須臾傾蓋而語班荆而坐對也聊舉虎豹羣  
而晝哮兮黃熊慢而遷延狼跋胡而恣遊兮豪豬  
放而盤旋猱嫵媚而先後兮魏兎遺而長便狡猊  
茁而豐茸兮麋鹿啣而雲眠魑魅幻而躑躅兮狐  
貉衛而自賢余因聽此富擬上林靡邁長楊公子  
王孫有智不能以施斷磻羅罝有術不能以張王  
良何以歆趙主造父何以駿周蹄徒縻思於行李  
噫何補於攀躋旣騁草涼之墟復背東河之西尖

巒又呀隘若虎關凌遲委蛇下若抃鳥崔嵬嶮嶮  
守若扼吭宋代之賢所以遏元兵而一時之雄終  
不能向南鄭而窺也可不謂之壯哉天地設險高  
則爲山深則爲水出之所岐水之所流余又見夫  
元冥先生之爲費也濺洶濤泛瀆滾出崎嶇走灑  
漲隨余馬而犇流諒余行而相望岌岌乎譎哉詭  
哉洎洎乎汎哉灑哉南通沔漢北入汧渭粵衆派  
之汎濫兮觴礫碌之彷徨經透邇而迅駛兮礧怨  
憊而鏗鏘嶮震電之憑怒兮嶮萬夫之阿房砥中



流而瀆瀆兮沸狂怒而溶湯霈帟蓋之澄澄兮恍  
白鷺之翱翔慄三軍之旋凱兮摧甲冑之鐵裝撼  
韶夔之夜嗑兮奮馮夷之擊鏜灑雲根之潛篆兮  
濯白玉之琳琅邁蝌蚪之澆澣兮神太史之籀藏  
三江駭而奔鯨兮穀洛鬪而非常瓠子決而訇湃  
兮呂梁隘而飛浪未有似此之崛岉翻溢厯觸騰  
驤况其時也竺寒凝嶺涸凍呵僵冰崖珠絡雪巘  
瑤光人思挾纊之主屋存獐豕之霜皎皎皚皚堅  
堅強強此亦過客之壯麗奇觀也蕭灑拂鬱滄沓

腎腸喜溢眉睫樂忘故鄉已而望秦塞之渭滎瞻  
太華之麗麓水東去而長辭翠漸微而山促嗟酒  
平原之易地豈非前代之雄都乎余迺擊離懷於  
山水寄餘情於巴蜀障庾規之塵窮阮宗之躅薊  
門煙月蘆溝曉昱輝煌乎帝里蓬萊乎京屋世態  
無常天時又速余於是復冬徃而春來兮輝未盡  
之芳踪忽寒暄之易劑兮訝風景之靡同嵐開障  
麗石滄灘渾鱗鱗出沒鯁鯁龜鼉喞喞族族別孕  
鯨鯢懶入水而四捕豺向岩而懷吞余始驚夫昔



者之適而今者之溫故夫路蒨蒼蒼以彌深山爛熳  
而舒容百和異香徐來應風蘅杜芭蘭綠蕙幽蘿  
蘼蕪薔萸山椒蓀萇有質無名殆不可窮藁本射  
干石芥苾薑溫韭香菜赤根水芹豐蔚之盛何其  
隆歟若夫寶藏之興太守夜懷六奇反間熠燿繁  
光生乎古壙類乎石國則鳳山之產也黑金巧冶  
積薪而鼓鍛鍊成鋼許子之所耕而晉國之所賦  
近代求猿伐木披荆又有夜光布網緇牽百里則  
安山之奇也王版雲英非濤非倫燦如白雪賦如  
滑肌減陽不足論其價山陰不足供其資西蜀賴  
焉三秦紛焉則武關之藝也伊所居之棟宇兮樹  
板屋以層甍隨凸凹以傑僂兮無風雨之暴傾  
土鋤如上古兮燃松膏以爲明性剛勁以質朴兮  
讓齊魯之蜚英挑雲水於上山兮燒石田以爲耕  
播種稔以有秋兮兼芋橡與蔓菁其官府之所寓  
舍則譙樓麗棟盛鶴搖鈴重門雙闕并幹華程黝  
堊壁飾後寢前廳無菑無害庖食具精勞乎遠人  
達乎帝廷其衣冠之耀則祿不易常用其武弁聞



以流官統以方面毋暴毋忝考其勤倦撫其人民  
 而庇其所縣嗚呼皇風清穆兮四海無虞山川奠  
 安兮草木茂殊我生值此兮何德之腴余去故鄉  
 千里兮獨襁褓於茲嶠以高山為知己兮以流水  
 為鍾期以喬木為朋友兮以道路為箴規名不見  
 成功不可知手胼足胝化不轉移楊雄為之解嘲  
 崔駰為之送辭齊師幾此卞玉屢齋惟守道以自  
 全恐辱已而為嗤余故得假息於姒秋之館沉酣  
 於吏部之酷先生見而啞嘲使者候之以長吁大

天腹非於其側公子反唇而挪揄噫嘻何吾子之  
 倥傯兮勞不憚於僕痲荷一往之足訢庸再來之  
 可乎彼一握以為筴亦焉知吾之為吾匪區區之  
 官轍抑以覽聖世之皇圖未敢擬司馬之遊不亦  
 異博奕之徒非聞子言孰策余駑言以足志竊效  
 漢儒迺相與忘形其賦於開山之途

五丁力士開蜀門賦

鑿險自金牛峽歷七盤朝天等處

陳山甫

伊山為蜀古曰蠻俗惟天俾秦厥生神人拔長蛇



巖巖而闢廣岫之嶙峋在昔褻斜未通羌獍異域  
彼爲夷國物產難究封疆罕測秦將欲廣其南冠  
其北張儀於是度其勢量其力假牛之計斯設饋  
女之功是克蜀王乃命力士闢高山貪功饕餮忘  
情險艱捫峯巒於日側抉虺蜮於雲間將以砥礪  
崑等躋攀振衣而力抗千嶂攘臂而威陵八蠻俄  
而白日蕩搖青天忽霍鬼哭神怨風號霧廓怒髮  
森植雄心震躍洒珠汗以電散瞪星眸而電落將  
欲斷烟靄排崑嶸訝巨靈之所拓蹂重林迴絕壑

疑夏后之所鑿吁可畏哉碑轟若雷虎視五嶽鯨  
吞九垓徒見其壑若谷喘若堆橫隱嶙直崔嵬大  
應心踣高隨手催江標峻棧之形呀然地裂山闢  
高峯之色驕若天開已而後患方起前心莫遂開  
門兮乍進秦卒邈迤而全收蜀地道路無阻關梁  
有備旋聞五丁死而蠻黨移一逕通而秦人至雖  
共工之勇將觸也非雄項籍之力將拔也寧同魯  
未若擘秀嶺駿蒼穹今古攸賴秦蜀是通羽毛鷲  
死以填谷草樹驚摧而墮空遂使鞭石之帝移山



之公壯志難奪莫不慕其英風

序

入蜀紀行詩序

唐王勃

總章二年五月癸卯余自長安觀景物於蜀遂出褒斜之隘道抵岷峨之絕徑超懸谿歷翠阜迤彌月而臻焉若乃採江山之峻勢觀天地之奇作丹壑爭流青峯雜起陵濤鼓怒以伏住天壁嵯峨而橫立亦宇宙之絕觀者也雖莊周詫呂梁之險韓侯怯孟門之峻曾何足云蓋登培塿者起衡霍之

心游溝澮者發江湖之思况乎窮覽勝事足踐靈區烟霞爲朝夕之資風月得林泉之助嗟乎山川之感召多矣余能無情哉爰戒文律用宣行唱編爲三十首長詠好事焉

蜀道驛程記自序

王士禛

自昔揚一益二並稱天府按古者處十有二州夏九州揚州之域蓋於南海五嶺之地所暨遠矣至漢始別置交州部而梁州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以今日與北者之漢中興安屬秦則雍州南境也



鄖房屬楚則荊州西北境也所統不及揚什一而揚益甲乙相次亡軒輊者則其山川之奇人物之美物產財用之饒蓋可知矣漢唐以來志於常氏賦於左氏傳於陳氏句氏記於譙氏韋氏圖於宋氏詩於杜氏後有作者可以麤筆而退矣至述征之作則常莊李用和輩不甚著於世而陸游之書獨傳余以康熙壬子有成都之役往來五閱月賦詩三百餘篇世多有其本又所記驛程二卷置篋中漫不省錄忽忽二十年往矣屬門人盛御史符

升爲余刻粵行三志因憶前事從蛛絲鼠齧之餘譯而存之其間考古述今亦有足觀者不忍棄也

李門義士節婦序

提學張光祖

丙午試竣候代逾期至小春始得北上舟次漢壽而石尤戒道意者乾行坤貞之氣有鬱而未舒者乎不則巽威奚故使戩吾舟也未幾諸生迎而言者曰邑有義士節婦敦倫教者可無以風勵乎余未可邑宰進而言曰邑有義士節婦可風化者可無以獎勸乎余未可闕貳會而言曰邑有義士節



婦掌督率者可無以表揚乎余未可既而問鄉民籍籍稱二難萃於李家一門矣義士哉猶龍抗賦而殺身節婦哉劉氏茹藥而撫孤余曰可矣不然何衆好之若是也客有疑焉以公論出於學校若諸生之言不亦公乎曰公也吾恐私正俗分於守令若邑宰之言不亦正乎曰正也吾恐隨彰善乎於坐鎮閩貳之言不亦彰乎曰彰也吾恐附然則衆好獨不必察乎吾已微占其情矣凡有所爲而爲之雖同中不無異焉無所爲而爲之雖異中不

無同焉因是而慨世之義士節婦或淹沒而莫顯或勢力而多濫何可勝數乃若李家一門而萃二難所聞所見所傳有同聲無異詞猶龍可謂不愧義士矣劉氏可謂不愧節婦矣漢壽時有直道三代之遺也是足爲將來之爲夫爲婦者訓特書之於冷署其庶乎大道之行而學者特志之語爲不虛矣乃其推者惟邑宰古閩三山林君晃閩貳右燕金臺王君雍而樂與之者誰東雒張光祖也廣邑士庶不遍書



恭祝

保寧知府莊學如

旌表貞節張母朱太孺人六秩壽序

粵聞玉鳩刻杖曾貽士女之師金燕迎筐每頌侍  
中之母南嶽之瓊酥最渥咀蔗節以彌甘西池之  
綵幄誠輝闕蓮房而獨苦邑裏花明似綺河陽今  
富貴之花筵前鳥啄如砂姬室昔儵譙之鳥蓋惟  
馨必達世間之福無雙抑有羨必彰天上之疇次  
九人羨錦城春麗競艷芙蓉我欽幽谷冬寒長青  
松栢恭惟張老寅伯母朱太孺人濟陰上族沛

國名姝承懋績於桐鄉蘭壺修紫陽之學溯芳徽

於樂園椿堂剖黃壁之符淑慎性成何需姆教工

容天授可號針神乃傳齡石之百函翩翩博士造

配富平之三篋奕奕華宗於時出相外廷入遵內

則翱翔弋鴈戒旦維虔窈窕鳴鶴司晨自儆一船

勿取李景讓學業斯隆雙案彌莊梁伯鸞聲各不

著式薦蘋蘩之潔孝味南濱宏推簪珥之恩慈周

北阮美矣閨門之秀猗歟林下之風然使運涉豐

亨時無坎窞家父未遭板蕩曷見忠忱伯奇不履



朝霜焉徵孝行而太孺人則結襦十載遽痛離  
鸞侍藥六旬終傷寡鵠人室抱磨笄之恨城欲全  
顏倚廬銜截髻之悲石思立化無如孀姑已邁尸  
喪嗟祈父之呼弱息方髻負襁憶趙孤之托邾夫  
人神明不倦常侍晨昏陶太君髻髮都捐代謀堂  
構以故萱開八袞祝將來娶婦如君蚌毓雙珠思  
自小母嚴若父擬諸竹勁積淚以染花斑媿彼霜  
凌凝寒而成露白長君企豐明府九熊秉教膏  
鸞工文千佛巖頭彈琴奏理五盤關口製錦成紋  
問囚徒幾案平翻多開雀網却官物若干遺寄少  
課魚池次君佑亭貢士思曼清標茂先博學貯  
得五車舊業應遵孟母之機淘來萬選新錢行捧  
毛生之楸其餘璠璣濟濟直駕荀龍騏驥崢崢還  
超賈虎

紫誥之旌揚已沛五花光耀縑絲

彤廷之袞錫重膺卅載節銘棹楔茲者璇圖建子珠閣  
生辰觴進南飛甫逾花甲序歌西顯爰理葭秋壽  
水流丹漢畔之瑤枝燦燦福山聳翠亭邊之桃實



離離雲璈喧單父堂中宛聽仙鄉鳳語雪藕獻漁  
 陽境內羣看神履鳧翔板輿歡洽於葭萌芝曲音  
 調於閬苑學和等夙儀蕙質兼友蘭枝釋之折獄  
 最平捧訓原由紗幔師亮陳書都善推功應上翟  
 綸為賢母共慶添籌囑令嗣母忘晝荻欲颺  
 淑範聊憑秋兔單毫載勗官箴難報春暉寸草欣  
 此際長筵潘岳洗玉笋以摘詞待來年上考陽城  
 易金魚而表德謹序

記

利州北佛龕記

唐蘇頌

吾見夫山連岷嶓水合江沱山兮水分路窮險鬱  
 南望兮此情多吾又見法像住世於巖之阿百千  
 萬億兮相觀我載琢載追兮吾匪他伊古昔兮焦  
 呂不懼必忠信兮艱危若何故吾因空而卽有孰  
 不迴向以檀那行見些陽景頽兮翠改色陰風起  
 兮自增波

山南新修驛路記

望喜驛

劉禹錫

我之提封距右扶風觸劍閣千一百里自散關抵



褒城次舍十有五自褒而南踰利至於劍門十有七道塗次舍可見於此又云棧閣凌虛下臨含呀曾厓峭絕柄木組鉄因而廣之限以勾欄狹經深徑從而拓之方駕從容棧閣之制亦可想也

九井灘記

宋陳鵬

九井灘有大石三其名魚梁龜堆芒鞋嘴危參差相望於波間捺舟之人力不勝舟而輒為石所觸故抵於敗誠令絕江為長堤度其南別為河道以分水勢則此流水益減而石出矣以火煉醯沃金

鎚隨擊之宜可去如其言治之明年三大石不復見而九井遂平元祐五年轉運陳鵬記

龍洞記

陳鵬

自三泉西二里見有若觀闕者當其前迫而視之則洞也其深七十三步廣半之其兩傍石壁之嵌空突怒者若目鼻口鱗甲跟肘甚具其下皆平石為底水文其上若鋪筦簞石墮其間若設俎豆期兩顏皆瘦木翠蔓附石蘿生萎蕤下覆若綴纓絡水蔓之間布水之道後先交映若垂冕旒水落石



底其勢跳馮與石相鬪若濺玉雪其聲鏘鳴與洞相應若響琴篴寒清幽邃殆非人境也

利州綿谷縣羊模谷仙洞記

宋文罔

熙寧庚戌春余還朝過利州通判寇誼蔡甫爲余言近事按朝天驛人云去此七八里巖谷中有神仙出見洞口因往觀之自龍洞各具舟西下過小峽有山峽然崛起萬仞翠壁如削中闕大門可五六丈時正晴日光下照有二童子先出次有一人白衣皂巾曳以垂長鬚襟帶隨風翻然往來下視

久之左右數青衣從行有物若鷄犬若虎若鹿者先後之又有執扇與織者隱隱若繪畫甚可愛人之長者纔尺餘舉止詳緩如人行二十里許乃不見問其下居民云相傳五代時土人有王姓者種山下盖室歛獲於此因遣婦去求水婦汲還路有病僧瘡穢甚滿身腥腐不可近轍前索飲婦惡之且懼未始見弛擔走僧遽就飲殆半遂去婦不能易之隱其事置水田上其家人無長少一來飲盡之婦以故獨不霑口晚又俾婦致饌既致其所得



僧飲餘水者盡飛入此洞婦既不見但號哭奔走  
囂譁跳盪如狂人忽聞在洞口呼婦者仰應不得  
去懊恨自後羸童牧叟常慣見不以爲異近每至  
天色開霽則出出必盡日就中山間花木盛發時  
出尤屢乃取畫圖示余余曰嚮嘗讀封禪記見祥  
符中利州路轉運使李允元奏綿谷縣羊模谷內  
山洞中有神仙見自言嘗徃見凡三數人或立或  
行衣裙皆有異光至日暮方沒蓋此地爾因求其  
圖之別本以歸壬子秋余移守興元有新府從事

賈君瑄自南榮訪余於陵陽見圖屏上乃言其向  
官洋川時常與太常博士陸丕攷較進士於寧武  
亦聞之歸日與丕詣洞下同立久其見果不妄指  
圖間之澗壑巒嶺谿谷磴道曲折出沒一一盡如  
此俞侯之彥坐中遂卷圖去命工摹之且俾余次  
其事列之圖上余爲記此九月二十三日記

廣元路復行古道記

刻在千  
佛崖

元  
李祖仁

聖天子嗣大歷服一遵世祖皇帝成憲登崇後良  
勵精爲治乃命光祿大夫圖縣公平章四川行省



公車載臨念茲民瘼若廣元路北上京都下徃南  
滇由東達於江漢之域迺蜀西之要途古今皆循  
千佛崖以行憲皇龍駕所臨之故道也自歸版圖  
馬驛水逝置郵傳命秩然有序使節絡繹無旦夕  
虞逆旅民居宿止有常皆便安之元統間或言藁  
本山路爲捷者僉以爲難格而弗舉單辭傳聞前  
政者信之建白頻仍爰事改作山高溪深林木幽  
昧徑石犖确工費倍常遂移至朝天鎮寧二驛焉  
春則凍釋流水夏則畏途飢渴秋冬之交陰雨嵐

烟風高雪厚加以登天入井顛踣之勞毒蛇猛獸  
驚虞之險公行省以就館傳養餼不免由之下馬  
徒行僅可達若商旅則惟故道之行羣議籍籍恒  
告不便公道出於此歷知其然迺聞於朝命有司  
移文蜀憲劄付本路復其舊以府判官承直郎王  
君訥懷董其事役書聿興兢以相勸值此農隙工  
用百備不擾不措底於堅久僅兩月故道大通民  
賴以濟惟公元勳碩輔世篤忠貞欽體上意任重  
承宣恩威並行頌聲交作飭所司大復古道允合



春秋之義王君以賢執政之胤膺服教忠盡心厥  
職不廢公命抑可書也祖仁嘗忝司文適在幕府  
欣覲盛舉謹叙次其實系之以詩其詩曰朝天大  
道通蜀西上繼金牛下碧鷄千佛瑞相妙指迷古  
徃今來理非睽蚩蚩彼昨言無稽聽者不察和者  
齊岌岌危乎新驛兮蜿蜒俯瞰浮雲低馬亦虺隤  
人酸嘶一身流汗兩足泥欲徃訢之天無梯帝心  
簡兮仁羣黎命公開府衆聽後爾民自可息號啼  
今行古道返故蹊平平蕩蕩少澗谿使節濟濟紛

輪蹄行旅有次免提攜前呼後應忘攀躋相公從  
此聞金闕會看褒書錫介圭我任前驅述瑞倪功  
昭永久畱芳題至元後庚辰歲冬十有一月甲子  
記中憲大夫廣元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本路諸  
軍與魯總管府達魯花赤管內勸農事朶兒只  
武將軍同知廣元路總管府事乞達魯花赤等立省  
委蒙古必闍赤栢柱宣使蘇尙登仕郎廣元路總  
管府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李祖仁譔蔣仕  
郎廣元路總管府經歷史振書儒學錄張勅篆



廣元府記

碑在縣治儀門外

元教授章 靈

今上皇帝龍飛之十八年至元丁丑陞利州為廣元府在帝嘗時其分屬梁周始隸雍至秦則創為蜀郡及隋改益昌唐分天下為十道則山南西道之一州也歷代因革方冊可考逮宋咸平元豐為利路凡二府兩軍十三州總隸之其地南通巴蜀北接秦鳳東連梁洋西控羌戎蜀帥置司於此兵民財總領焉即是以而觀雄望可知矣歲在丙申秋九月濶端太子提兵下蜀徑入成都不四旬而東

西兩川從風而靡丁酉以後進討連年自利以西浸為榛莽癸丑冬先皇帝卑今上以平宋事上以利為秦蜀咽喉命鞏昌路便宜都總帥汪德臣移屯於此為久駐計寓兵於農敵來則禦敵去則耕南人不敢越足北向戊午先皇帝親征命汪公軍其前天戈所指不勳聲色龍劍闖蓬巴達果渠長寧大安諸城不日而下皆主上任人屯利之力也巳未旋師汪公以疾卒上念公世有大勳即命其長子惟正繼其爵畱駐屯居凡鞏昌路二十四州



軍民仍皆聽令是歲冬上命以利州行利沔褒巴  
龍劍都元帥府事令主管魯歡主焉仍隸便宜都  
總帥府後以其子瞻勇長孫顯至次第繼之至元  
十四年蜀都元帥府改陞爲廣元府路轄褒沔龍  
巴大安等州行總管府事時總管李福同知劉承  
祖治中郭安迨至元二十四年丁亥四川省并州  
城遂罷保路總管府止行保寧府事聽受廣元  
路節制前者上以公於隴州有誅叛功陞慶陽知  
府秩滿趨闕適際四川等處行便宜都總帥府事

公奉詔入覲具以前功保奏上前卽蒙召見  
寵頒上賞又以一時未得其人令公仍回原任於  
至元二十五年九月下車理事繼守達魯花赤玉  
龍壺矢府判焦徽俱奉帝命而至以善治稱知事  
李玉等相與輔成之上一心政行不擾列郡陰  
受其賜咸曰我皇上用人之明也抑嘗求廣元之  
義其在易則曰廣大配天地其在春秋則謂一爲  
元今天下一統其亦廣元二字有以開其先乎昔  
雍君開中勝以西益爲西蜀要衝陞日成都皆取



其據要會也郡名經改在昔有之矧今我國朝文  
軌一家梯航萬國亘古以來未有盛也利之爲郡  
內而朝廷外而川蜀近而關陝遠而雲南諸郡將  
觀國光貢方物使輟交馳軍師行旅何莫不頌聖  
天子明見萬里以府加之非侈也會暇王公謂余  
曰廣元美名也陞府盛事也子爲我採其實以刊  
諸石可乎詢謀僉同卽日命工磨石余不敏略具  
其概以銘之曰混沌劈開區別疆宇皇帝王霸道  
同今古顓髻而下建侯列土歷代陞黜夷皆有取  
昔以州名今遷曰府廣配乾坤元歸宗主備哉聖  
君德葦文武對揚天休播名硤砥特任佐郎廣元  
路儒學教授章霍文特任佐郎廣元路總管府知  
事王世明立石至元二十六年六月記

修縣治記

明邑令

劉崇文

廣元當蜀門重鎮剖圭裂壤自葭萌始漢而下郡  
路府代殊乃剏衛屯營令貌邑孤懸扼全蜀旣則  
肇在國初邑建置舊襲鄙野余來直其大地譙樓  
搖搖欲仆儀門缺西角謹任啓閉吏無廨洞里閭



蕩爲鹿場狴犴飄瓦破壁男婦溷無別計改作約費金若干估日當道者許發帑藏七十金乃諏吉擇任使度前僅足樓費餘捐薪廩歛贖錢而伸縮其間水漲需材浮伯岸棖檠棟且給操斧引繩者効勞敢徃僅一載底績搖搖者峻起缺西角者比連洞里閭者屹若庾連獄固足蔽風雨且無男婦溷甬直前石礪若砥登樓眺望萬峯獻奇視之疇昔隻別告成或有觴余者曰是舉可恃不朽矣嗟夫今之縣治固在昔爲隄爲路爲府者彼其署壯麗而雄偉視今當百倍茲且湮沒無聞後之視今奚趨今之視昔自是司經畧者或再改剏由土鼓而路發亦未必可恃此處信可不朽難矣問不朽曰在昔宦茲表著者曷可勝紀乃建學若顏簡練若崔忠烈若曹若司馬若鮮于隆名偉績迄今汗青與江山流峙卽是而稱不朽庶幾不朽哉觴者躍然余記其說勒之貞珉

寶峯靈境記

碑在城隍廟內

劉崇文

廣元治東界城而環翠者曰寶屏上多隩壤靈區



躋崖眺望嘉山嘉水宛在睫中匣垣爲城隍廟學  
宮故址今祠文昌祠思邈度嶺爲玉寶寺夜月池  
葆秀孕靈是山當其最勝有司歲時伏臘禱祠祭  
賽輒事事然莽莽叢薄入巷抵祠路可百餘丈崎  
若蛇曼蚓結雨泥濘輿馬顛仆雅非事神所宜余  
一日召義民三兩圖惟經始令甫下廬里效義者  
輒駢駢集乃采石畚土塹高湮窪值峻鑿石磴數  
級路會水多衝決仍創石橋一洞列屏峙楹狀若  
堰虹題靈會橋側湧石泉可井可亭可池水建甌

下注沿崖夾徑種樹萬株抵寺團翠團青池久淤  
亦䟽鑿甃砌畱蟾蜍不從統屬寶屏巷口崛起綽  
楔仰刺層霄榜曰寶峯靈境遊人引繯折入乃知  
別有天地視疇曩跋踣草際藤蔓鈎衣者殊絕李  
白有言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雲松茲勝  
也惜無令見之雖然神道遠而人道邇是舉誠邀  
福吾民乃事神之道卽取諸事人余所殷殷教戒  
者民藝物則之外無餘事膜而禱蝗而禱潦而禱  
禱輒應詎非吾民之有所感於神哉感有常應亦



有常雖吾靡所邀福民且自求多福與茲靈境不  
毀矣吾民間之僥受約束礮片石記之

祭飛仙嶺文

碑在嶺上

維大明萬歷九年歲在辛巳正月丙寅朔越祭日  
巳亥欽命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張士佩謹以牲醴之儀敢昭告于

飛仙山嶺之神曰庚辰之冬除道朝夫三月告成行者

便焉朝夫以西嶺自飛仙路出沙河一徑峭懸僅

側躡蹄莫並兩肩編未嵌虛下臨巖降冰雨凌兢

僕焉踣顛人悲畏途我心惛惛因續前功時維新

年以闢險隘以攻磊堅蜀道有蕩昏墊可遷既舒

商旅亦利輶軒詎惜一勞實圖萬全諏日布程告

以吉蠲神其相之衆用勉旃往來無頗惠澤斯宜

皇澤寺書事碑記

明邑令 陳鴻恩 湖廣黃岡

皇澤寺相傳為武后創其偏祀其像云按唐書武

氏年十四召入宮在貞觀十一年乃寺前石一區

中空為洞顏寫心經一卷題貞觀五年蓋此寺前

已有矣考志武士護常為利州都督或者后生其



時後修其報耶今縣有則天鄉是已寺在沿河之西上負懸崖下瞰洪流城郭千家桑麻四野頗堪極目簿書之暇間從眺遊焉而荒蕪圯廢唐人石刻漫滅不可尋成都菊水朱公避兵來此一覽得之益信山川文墨之勝非饒有奇才異性者未易遇也石原不佳最易脫又無有人呵護之者而歷唐至今近千年尙留一綫以待名人之賞識不可謂非山神之有靈用是善成刻石樹欄以存遺跡寺傍有地一塊土民好善者施之寺中被人侵沒

漬出已成室矣倍取其價十金易置付僧道清守天啓三年二月吉日記

創設

明教羅寧

漢壽亭侯春秋祭祀

萬歷三十七年冬黎平胡公海內人豪也奉命來蒞廣元縣事閱誌縣卽侯之故封也廟貌壯麗典祀不秩公曰嗟侯忠義在人心而胙土乏禋薦如祭典何如理義何遂陳請當事者畧曰漢壽亭侯先世遺愛也電掃奸雄匡扶炎祚昭昭忠義揭日



月而行天攷之蜀誌廣元古漢壽郡卽侯所封之國其於祀典尤爲喫緊雖廣民立廟血食猶計有司無肩之祭甚非所以答賢良崇正祀也又查諸葛武侯有籌筆之祭曹公忠節有朝天之祭侯與二公均爲國士均之有功於蜀奈何以彼此分厚薄耶合無比照崇祀武忠節事例准於公費銀外增編銀四兩春秋丁祭後戊日買辦猪羊庶品有司一體以禮致祭永爲定規庶於遺愛不泯與典禮有光矣奉本府批據本縣申請漢壽亭侯出詳

仰候守巡道詳示行繳奉此又奉分守川北帶管分巡道孫批據申漢壽亭侯忠義凜凜猶生廣元縣旣係侯受封之地何獨不血食耶如詳增設祀典歲爲定例仍候守道詳行繳又奉分守川北道批據申漢壽亭侯匡扶漢祚大義與日月爭光在在崇祀矧廣元固侯所封之地何獨無之准增設着爲例此繳公奉此於三十九年八月十三日秋丁後戊日致祭焉匣陳則豕一一羊一百四十筋稻一梁黍三米各桃棗栢香等同之蒿魚二皆豆實



也一鹽一良薑官桂紅豆草菓茴香砂仁葷葵各五錢

佐調濟也柴百大燭二小燭二十照明德也線香四

一降香一達苾芬也其製之文曰維

神紫電標奇赤虹毓秀剛腸壯氣瀾漫宇宙漢季陵

夷羣雄奮爭匡扶翊戴委致其身伏龍飛鳳共事

勁勦馳驅百戰滿劍風霜滅魏吞吳攘夷安夏威

靈震叠綱常振拔明燭輝煌為萬世節單刀淬礪

為萬人傑我侯正直兩地參天我侯忠義北斗泰

山我侯勝筭春秋一經我侯大勇西伯安民奸雄

梟魄炎燼復燃裒成鼎業正祚如綫勛庸赫赫六

爽昭昭帝嘉茂績晉侯列茅惟是廣元古漢壽郡

正祀未修云何報稱竊念一中至為不敏謬寄楓

宸牧茲棠蔭暎焉闕典天理在人是用詳允神實

効靈今當仲秋吉日惟戊清酒在壺牲牢在宥以

興祀事以告明禋福國庇民於萬斯年當時主邑

肅肅執事翼翼赫赫威靈侯若在蒞公之德亶孚

明哉微獨此也公為廣元神人主敦士節則優禮

青衿恤民隱則賑濟赤子悲歎厲則施藥餌哀幣



枯則廣漏澤體行人則修道路王正道克夫也式  
化厥訓義爲當世之用處彭朝宗李守望等亡人  
也風慕祥慈於歸益郡之西伯至於剖决昭明信  
催科寓慈仁犬臥不驚夜民懷有覺春又其餘緒  
也公之民有一之不安者乎乃於神羞饋闕遺倘  
非政疵所以增此祭也又慮後無所稽且或茲弊  
命儒學教諭豐宮羅寧爲之記

辨

康乃心  
陝西  
郃陽

漢壽亭侯封號記

關夫子封侯之號世率誤讀或以漢爲國氏至稱曰壽  
亭侯不知漢壽邑名按輿志蜀漢爲漢壽卽今廣  
元亭侯爵耳唐詩所謂漢壽亭前草木春者是也  
且漢魏間以亭稱爵者不一高祖亭長鍾太傅武  
亭侯義類皆然會今遊擊將軍燕山瑞芝馬公節  
鎮此邦余與同學楊子符遠時於席間偶及茲說  
將軍肅然曰此文獻也不可使無徵遂磨一片石  
大書而深刻之曰

關帝封亭侯之邑以正久訛焉關中郃陽後學康乃心



敬題川陝總督標下左都督管前營遊擊事燕山  
馬應芳敬立關中咸寧後學楊生芝敬書

任廣元記

邑令

高培元

皇上蒞政之十有一年春培元以浙東之遷感於將去  
思受邑事歷今茲蓋七年所矣前此邑爲獻逆據  
舉全城而慘屠之無畱遺也

皇上收天下版圖最後蜀川則茲邑一帶爲叢深爲薊  
藿藜藜者蛇虺僂僂者虎豹 肅王兵至遙望荒  
蒨或有突炎半縷卽之乃顰面黃目相食之人培

元始受事欲見一士一民一役不可得僅樵爨灘

舟耳兼趙寇薄於西武逆噬於東飢民烏裘掠余

舟者無時復暗樓翳蒼翔不翕習久之有鵠面鳩

形者匍而來款而告曰我民也噫誰知向之掠余

舟者今日盡爲余之民也哉是時余無兼日食勉

措市遠粟飯鬻廣其來來果廣乃別某爲士某爲

民某爲役相與披荆刈棘一年而置畚插一年而

立廛市又一年而設塾館浸四年五年或云有起

色矣若蜀地尙強半陸沉 王師西下餉銀甲帳



饑餓酒漿絡繹不絕軍祿趨迅旱棧稠疊喘喘殘  
民師去師旋不自知何以水陸應之六年復墻垣  
餘修堂廳及門樓後堂各有差旋有興屯之役就  
廨址修倉廩二十餘間今年始成學宮次戟門兩  
廡明倫堂計余購書課誦得中式者三人姓吳諱  
明心王諱見龍張諱應薇明經三人孫一龍魯觀  
徐佩弦兩次得子衿五十七人丁糧時奉踏丈清  
造三分有其一里排一十七人書役三十餘名街  
民三百餘家培元七年受事事止此乎獨念荒殘  
之後

朝廷不苛求於下士而士之勉力支撐者亦似稍有所  
補救於其間不獨元也然而作法於涼之慮又勢  
之所必至也嗣此生聚未繁力役漸興有土不容  
不守禦有兵不容不敗掠地當首衝何以賦惟正  
而不言匱力屢竭而不言勞仁人君子惟學深才  
巨始不感於時勢之無可如何元也非其人也是  
以於將去之口而重有感也

重修明教寺碑記

戶部郎中張應薇邑人



城南古明教寺爲觀音大士道場按碑誌重修於成化八年後枕山城前臨渚岸竹松鬱翠水月涵光依稀普陀勝概也余猶及見殿角翬飛廊廡整肅雲遊住錫優鉢叅堂穆乎盛世遺風哉繼經劫灰昔時之繡座香臺化爲藤蘿瓦礫鷄林鹿苑幻爲白管黃茅佛云生滅相因色空遞轉古往今來雖天地亦無如何者時維歲丙子春副戎杜公偕守戎林公建兵來鎮斯邑旣嚴紀律優恤鄉鄰挾纊投醪與士卒同甘苦觀風問俗接士庶若家人

一日較射南郊副親臨寺址勃興慈憫大發善願詢之隣紳王君備晰四圍邊界古刹規模雖後此之工程浩大而倡先之義氣莫過於是探囊喜捨十日興工部曲同心隨力樂助購料庀材一一俱照時值邑侯沈公素喜善因隨卽疏捐金以勸其美余邑人也覩茲勝重不禁歡悅夫以矯矯虎臣保障綏寧斯亦足矣又好善蠲貲使殘疆生色世所謂大檀那大善執事何以過之皆由觀音大士三十二應廣布神通凡火首金剛藥叉大將莫不



頂禮坐下杜公此舉安知非神力感應現宰官身  
結菩提果乎且余聞杜太翁先生先年持經濟衆  
一郡推稱善人是今日之舉由昔日之困杜公不  
惟捍衛幅員有體國之忠抑且興復廢缺繼述之  
孝矣余荒視已久於此世外事則樂爲之記

李光宸重修縣署記

拔貢 魯 璿 邑人

廣邑蜀北巖疆也振古必爭之地而於吳逆竊據  
之後焚劫爲尤甚焉斯邑恢復蓋在康熙十九年  
之春王正月也余於是日叨奉 簡命來蒞茲邑

時城惟焦土野則蒿萊民匿山禱土隱遐陬慘淡  
之色徒增悄怛耳屢次縣署堂基室址瓦角參差  
高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若谷偶值霏霰霖雨則  
窪然其池矣所幸赤甌中猶有敗館數椽下車托  
足然而旁無完壁環眺市衢豁如也乃令家人運  
燬甃塞孔道晝可拒行人夜則防豹虎僕隸舐頂  
交趾余則終宵皇皇撫掌而嘆曰先王建宮置署  
所以崇觀聽而肅體統也蓋體統肅則教化行而  
守是邦者始可觀成奏績告無罪於 當宁然則



衙署之修其可緩乎而無如逆孽之衆尙對壘於西南鼠竊之賊猶標掠於巴東我師帶甲百萬軍需孔亟予遺初附萬孔千瘡余每日廢餐沐猶慮覆鍊胡再能以土木事並及一時哉歷夏及冬郡賊投首吾民驚魂始定余乃搜篋捐資庀材鳩工蠲吉舉行步舊址首豎大堂二間以爲教養從出之地雖然豈易言哉舟衝郵疲肩無息晷力役有妨耕作也余則法立轉環於役隙而勸墾戎馬雲屯恃衆侮奪申兵雲擾市井也余則力請嚴飭以誦兵而廣商二釜不登詩書坑焚士氣消於蹂躪也余則購書餼食當月吉而課藝狗此越及次歲廿年連及廿有一年民生漸庶歲逢大有岩菑者室家蒿萊者畬菑焦土者鱗砌而遐陬者弦歌也余更念夫退食無所門墻不備而邑制規模未盡肅其觀瞻乃陸續搆成西書房三間川堂耳房四間大門儀門以及內外倉厨一十四間今年春廿有二年復鳩工重葺馬房一十八間周圍墻垣少成規制雖不敢謂壯麗足以追前跡豐固可以垂



後世然而由今視昔直起突然呀然窪然之狀而爲之改觀矣要其所費仍皆自捐匠則秦攻嬴則羌髡功成而民不知也至於學宮之工未竣社學之館初成由土鼓而路鼗所賴後起君子修明大化居多也余不敏四載以來惟此建署爲民之意經營如是而止耳揆之顏魯公之遺愛能無高望而遠志與

重修五佛寺碑記

邑令周之美

利州爲歷代巨鎮勝蹟甲於寰區梵刹之羅列巍峩幾比之天竺蓬萊迨兵火以後昔之殿宇端嚴金壁輝煌者盡爲虎穴鹿場矣土著之士庶室廬坵墟田地蕪萊棲身無所糊口乏術遑計及於閭里舊有之招提蘭若而一爲重修復建哉迄余令廣數載頗有督標駐防諸公日擊碎瓦頽垣乃心鳩工度材漸次修理若關聖廟觀音堂皇澤寺等處皆已告成惟河西之五佛尙在荒漚蔓草間迨於本年二月內有蘇君諱明謨白君諱相麟者隨川陝總督標下前營都總府馬後營叅府楊當瓜



期更番來戍茲辰夕眺覽江干見諸佛像屹立懸巖絕壁不忍聽其露居野處思欲剪除荆棘施彼楹棟覆以楹瓦其願爲甚奢其意爲甚銳而猶虞其力難爲獨肩乃不憚多方丐助暑雨拮据不越月而廟貌維新矣余與馬公楊公把棹泛舟偕往瞻禮一時軍民輻輳咸指顧而相謂曰斯地乃縣治之水口之下關也昔之卓錫於茲者非無意也蓋藉佛之庇護爲一日之保障砥柱也容可忽也余亦以爲然遂紀其事而勒之石以俟將來之同

志君子因緣擴充其勩厥成於弗替云爾

重修學宮碑記

署邑令劉之紆

己卯冬紆署事廣邑首謁

聖廟揖拜畢從容瞻望巍然煥然進館下諸生日重修之役誰其司之諸生對曰邑自變亂後城郭鞠爲茂草學宮僅存

大成正殿與戟門三楹耳其餘瓦礫徧場藤蘿肆佈頻年修舉悉無實效迄康熙三十一年縣父母沈公下車謁廟四顧而咨嗟焉卽毅然以修建爲已任



然視事方新時弗暇也越二載廼備將堂構門廡  
臺池墻垣次第繪圖成形集諸匠工估計物料力  
役若干工價餼廩若干一一出自清俸竹頭木削  
不累民間一切收支屬之學師陳君至誨鄭君士  
鳳邑明經王君如善量襄董率學師崑勉分布靡  
怠靡延先整飭正殿戟門次修兩廡共十間啓聖  
祠三間明倫堂一間鄉賢名宦二祠兩學衙署二  
所以及周圍墻垣照壁泮池層次規模以整以翼  
邑紳士思傳其事索記於邑薦紳先生張公諱應  
徽慨應之沈父母謙讓再謝曰此分內事爾何以  
文爲邑紳士三行而三止至今張公所著猶存也  
請出以備採擇紆以手加額曰廣邑荒殘日久廢  
墜孔多沈公振興伊始首重學宮可謂深知政治  
之本矣是行也烏容浪沒紆聞之爲其事而不欲  
存其名者居官者積行之盛心也思其德而不欲  
忘其事者邑人士好善之公懷也紆代篆瞬息事  
耳無暇爲此地幫一簣之力敢借張公所畱以誌  
不忘可乎諸生唯唯退曰願就筆削紆持歸細按



全蜀誌明初司馬賈納重修隆慶中改遷懷羌門外萬歷初邑令丁永曉改復舊址崇禎丙寅年署縣事郡司馬周公憲章改遷今址次年丁郊中式吳宇英聯捷癸酉鄉試發董周冉三人嗣發鄉試其一十七人今沈公復修工成次年丙子鄉試發李植一人可知作人雅化其效如響自周公至沈公六十餘年六甲週而復始皆貞下起元之泰運繼往開來之盛軌也應鑄貞珉用垂不朽使後之人毋忘締造之艱再振嗣續之志父母之於子弟

相得益彰後學之於前賢嘉修並懋矣因借學博朱君以其成其事

修注瓶釋結亭記

邑令 張賡謨

予性不佞佛凡釋氏子雅不與語茲令廣元自朝天登舟南來時已及夕乘餘曠放中流偶從櫓聲浪花中窺見瞿曇高千隱隱自水底現仰視岸頭百丈峭壁一直如削上皆鑿剔其龕之大者佛高丈餘配者亦六七尺而佛之如尺如寸者緣壁纍纍其龕之小者佛高尺五配者亦咫許而佛之如



豆如粟者緣壁纍纍凡洞口壁側斜角巖岑深透之處而佛之跌膝半面者隨勢纍纍岩下碎石尋尺尺寸盈拳盈掌而佛之映花拂草者布散纍纍觀之不盡其態摹之不盡其意數之不盡其紀極究之不盡其委折幽窅其佛積而爲山耶抑山化而成佛耶不可得知也噫人巧耶天工矣棄舟自之摩娑岩下忽覩炊烟如縷得茅菴一椽入見一僧身不滿五尺其貌傴僂語言滯澁一衲百結訊之不識字不知諸釋經不諳釋氏規度不記其姓

氏里屛出處惟前向予曰僧來此有日矣此地江山相逼逕通一線前後均數十里無舍宇無植樹木盛夏午暑往來人多曝僛於此而不得一枝蔭願因路之衝假三間長亭以爲行人避暑之所並爲覽勝者憇息而僧郎山間紫江間水菴野茗以爲不費之惠其可乎予曰然因鳩工成之字曰注瓶釋結

疏

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臣莊應會謹



奏爲蜀困已極待拯倒懸謹遵

諭旨實陳目擊情形條採議行懇着事我

皇上定鼎救民海內悅服一方有外覆載無不欲置安

全臣仰體

睿慮遵

諭直陳在川言川謹將地方實在情形爲

皇上一一陳之夫四川扼雲貴之吭爲秦楚之蔽是一  
省之重關係五省若此方不靖何以大一統規模  
臣職司版圖所日爲籌畫者也當十餘年兵燹之

後民無孑遺地盡荆棘山原燐火滅沒千里雞犬  
不聞到處慘目傷心雖極意招撫一二流移如晨  
星落落欲晞無力欲息無居野荒土蕪哀哀衣食  
不給糧辦無從今保寧一府及順慶龍綿等處至  
十一年方始開徵所徵較舊額止十分之一殘民  
猶苦供輸零星逋欠有司一加催比卽思竄逃  
因凋殘之後既無家室聚處又無廬舍存遺加以  
水旱連年耕無收穫虎狼橫噬積骨成邱此川民  
實在情形慘苦異常者也至在川之兵士著無幾



皆由抽調入川以資戢守撫標及各鎮營紀肅律  
嚴忠勇足用但千里間關遣戍荒服奔馳防禦時  
刻靡寧所給糧餉專待命於秦省解運不能接續  
嗷嗷庚癸朝夕皇皇且月米部咨許每斗折色一  
錢今保寧米價每斗六錢况徧覓無米易糴地方  
籽粒實難勢必轉資秦運臣職司收放重切躊躇  
此川兵實在情形較之邊郡為獨苦者也至見在  
川北文官地方既屬殘隘又無粟倉供役人民賦  
稅隻影胼胝即養廉俸薪自九月十六日以後

勘動銀兩三載未沾俸廩莫不貧苦堪憐雖經撫  
臣將本省地畝之銀

題充各員俸薪切川北一隅合計錢糧徵額每年止  
五千一百五十餘兩各文官俸薪每年共該銀八  
千餘兩一年賦額不足抵各官一年俸薪况十一  
年分科場經費計三千二百餘兩存剩既已無餘  
十二年分尚未經收納則俸薪一項亦屬展轉無  
措此在川文官實在情形若瘁獨當其甚者也然  
臣子事



居捐軀盡瘁分義所宜獨兵民疾苦實須及時補救臣  
日夕思維欲拯兵民之疾苦惟在恢拓之亟圖伏  
祈

睿鑒選擇良將早舉義師蕩平全蜀使久陷水火之民  
早離深熱則地畝得入開墾荆榛可化膏腴錢糧  
漸可開徵軍需不苦時匱何至動行呼籲

內帑撥運三秦歲歲為支吾補綴之計以厯我

皇上西顧之憂哉是一舉而西川九郡望慰雲霓兵奮  
民甦無師老財匱之虞滅他省轉輸之苦且秦楚

之藩籬益固由此進取滇黔自成破竹之勢渾一

區宇天下舉安誠萬世之宏業也至於招徠遺孑  
墾闢茶蕪調劑兵民籌運糧餉此臣職守內事未  
敢瑣陳以瀆

天聽也伏乞

皇上採擇施行 順治十二年八月初 日奉  
聖旨該部議奏

時撫藩駐劄保寧廣元等處疏中俱陳川北事云  
總督四川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二級臣周有德等謹  
題爲逆賊突犯廣元官兵奮力勦殺仰賴

天威大獲全勝事切照廣元一縣緊接朝天關口爲全  
蜀門戶餉道咽喉今幸大兵克取毗連蒼溪昭化  
諸縣白水百丈等關四面崇山峻嶺猶多伏莽盤  
踞前因邀截糧船臣等已密疏具

題請調漢中精兵移鎮廣元計圖搜勦以靖餘氛疏  
通壅道詎意逆賊窺我督撫兩標兵單隨征兩鎮  
未到突於六月二十七日寅時有僞總兵彭時亨

僞尙總兵僞白副將僞楊泰將率領賊兵三千餘

衆水陸齊犯直抵廣元城下三面圍繞施放鳥銃

大砲攻打甚急臣等臣同商酌逆賊窺我兵單敢

肆狂逞必得分頭堵禦計出萬全方保無虞隨委

令督標中軍副將張登科總統官兵帶領督標遊

擊周新國金國鼎撫標中軍遊擊劉三督標守備

高明諒傳作楫撫標守備盧逢泰李時英三等護

衛周坦筆帖式哈番瓦瓦常格咨部隨征官張建

勲各帶親丁以及八旗漢軍披甲兵丁並督撫兩



標營兵量分三十隊堵禦南門大西門小西門北門又令陝西運糧通判郝斌專司巡城坐塘筆帖式馬音達等向臣等討盜甲弓矢當卽撥與隨隊分派已定傳諭各官兵廣元雖係縣城實爲糧道咽喉大兵在前關係甚重今逆賊來犯正爾等建功之日各宜奮力堵殺務期東擊西應首尾相顧毋致賊兵登岸各勉忠勇報効

朝廷諭畢臣等躬擐甲冑身冒鎗矢往來江干指揮調度倏見賊衆乘船飛渡南門將欲登岸鎗砲如雨

隨經副將張登科率領督標守備高明諒咨部隨

征官張建勲侯翰邦董之輔王國棟于翔漢于宗

孔佟國臣祁熊望梁文炳王廷齡高崇岩夏朝公

李月休陳元秀外委都守千把官張虎臣張天與

常承謨曾廷秀張應漢吳子騷王喜韓文景楊得

勝王佐才等鑲黃旗阿喇哈壯大陳有亮撥什庫

董永望等撫標中軍遊擊劉三守備盧逢泰李時

英咨部隨征熊天福張應龍撫標外委守備千把

楊永錫張鵬昇張獻策陳善邦國政楊璽等壯尼



大徐登名撥什庫姜應瑞等各帶親丁以及旗下甲兵營兵迎敵冲殺奮勇堵禦射死打死賊兵百餘人溺死帶傷無算打沉賊船二隻賊兵退回卽於沿江設立挨牌搭蓋窩舖帳房扎營十餘里安設大砲十餘位天色將晚逆賊六百餘人各執拐子鳥鎗數百桿片刀數百口乘船十餘隻爭渡西門岸賊施放鎗砲炫耀如同白日喊聲震天臣等帶領親丁巡視西門會見賊勢猖獗恐有疎虞親自督率督標遊擊周新國金國馬守備傅作楫隨

征外委守備千把何基馬進才吳錫勛劉際平郭彪高科許富馬奎馬從德張懋祖劉治成賈林唐立世劉盡忠李世虎穆國良靳懷虎監引德楊風雲方守印阿喇哈壯大曹國選撥什庫馬調惠等各帶親丁諭令奮勇堵禦毋使逆賊登岸相持一更多時我兵鎗矢齊發射死賊兵百餘人打沉賊船一隻淹死帶傷多人餘賊飛棹逃回是夜砲聲不絕至次日黎明臣等調度各官兵在於沿江搬運木石設立挨牌盧固甫畢有賊五百餘人復又



乘船八隻爭渡北門各帶鳥鎗片刀吶喊震天比及登岸被護衛周坦率領筆帖式常格瓦瓦咨部隨征官姜逢彩吳諤周鼎金國珍坐塘筆帖式馬音達撥什庫察音達禮等各帶親丁以及督臣親丁隨征武舉牛附驥等追至河干奮力鏖戰臣等亦急前來策應已經登岸之賊數十餘人當陣斬殺餘皆奔回上船棹至中流被我官兵箭射鎗打落水淹死甚多賊見北門防範嚴密無隙可乘又齊集船隻攻打西門搶我糧船臣等抽調二門官

兵會合西門督標遊擊周新國金國鼎守備傅作楫堵殺鎗矢齊發殺死打死百餘人敗走兩岸賊見攻打兩日一夜傷損多人不能登岸料難抵敵盡行逃遁臣等卽欲渡江追勦天暮山深兵力疲困不便遠襲賊旣敗去有賊兵楊林前來投降審係鄭蛟麟標兵撥與彭時亨跟隨供有賊兵昭化要來奪占廣元朝天等處以絕我兵糧道等情據此臣等俟漢中駐防副都統科爾坤兵馬到日卽當相機進勦以通餉道將見全川立致蕩平



廣元縣志 卷之十三下  
矣此一捷也上賴

朝廷天威下得將士効力獲此全勝在事有功人員並  
中傷兵丁查明另行咨部外臣等再查報捷本章  
從無臚列多員但咨部候補廕監等官矢志殺賊  
勇敢當先故爾詳叙字多逾額統祈

睿鑒施行 康熙十三年七月初二日題本月二十二  
日奉

旨覽卿奏逆賊三千餘人侵犯廣元卿等分有官兵堵  
禦勦殺大敗賊衆具見調度有方將士奮勇可嘉

在事有功人員事平之日議叙具奏兵部知道

具官臣周有德

題爲逆賊再犯廣元滿漢官兵公同勦殺以保地方  
事臣等於六月二十七日業經勦殺賊寇

題報之後晝夜防禦不敢踈虞至七月初七日黑夜  
賊復率衆進寇廣元緣城東面以山作堞又因舊  
時崩壞不能修葺賊乘隙扒據山頂臣遣中軍副

將張登科等率領兵馬會同撫臣張德第出南門  
臣率領隨征官竝健丁出北門正遇東山馬步賊



兵蜂擁北門城上三等侍衛周坦領燾奔殺射死  
馬上賊兵二人趕殺步兵十餘人賊卽敗奔臣親  
身殺入賊營膀上帶中箭傷復奪取北門撥兵防  
禦又遣左路總兵官陳竒謨以攻北山嘴上臣出  
西門留兵防守南門又遣中軍副將張登科率領  
遊擊都司守備等官旗兵標兵共排領大燾五桿  
由南山攻殺分派已定自黎明殺至辰時副將張  
登科超陣奔殺賊營被烏鎗中傷卽殞陣上領燾  
都司守備高明諒撫標守備盧逢泰李世英隨征

官張純儒吳諤各中烏鎗箭傷總兵官陳竒謨所  
攻一路山勢險隘當先領燾二十餘人陣亡之外  
其餘俱各中傷正擬分派四路進攻山上之賊副  
都統科爾坤甲喇章京木成格等先發夸蘭大正  
白旗李柱鑲紅旗趙敏等率領官兵到來臣等與  
夸蘭六等商量滿漢官兵安排四路進攻賊寇大  
殺一陣撫標遊擊劉三劉成惠俱被烏鎗中傷隨  
征遊擊熊天福中鎗陣亡臣見山路險阻馬不能  
上賊勢又衆與夸蘭大說此山宜比府城例要扒



山的人可派出來步下往上上公同傳令分撥三隊臣標下官兵將烏鎗排成行伍一齊奔殺奪取城下山嘴賊敗奔山頂死守對敵直至黃昏時分又見江南賊寇并水賊乘船一齊下來臣撥滿洲兵總兵官陳奇謨兵安排城南堵禦河南水陸賊衆吩咐已畢臣與撫臣張德第各撥官兵看守南門北門上倉庫臣等出北門外抵禦山上賊寇又撥送糧綠旗官兵扎住堞口二更天氣臣等所守地方山上賊衆吶喊殺來臣雖帶傷猶奮身當先

臣子三等待衛周坦遊擊周新國金國鼎守備傅作楫等領燾奔殺賊不能下來仍奔山頂三更時分賊船上來來對江空船四隻放火烧了復渡江過來又要放火烧河下空船臣隨滿洲兵總兵官陳奇謨兵掣圍江邊堵禦絕殺岸上賊衆盡行殺敗船上賊衆俱被箭射死下水初九黎明臣與滿洲奔潰我兵乘勝趕殺賊兵無數活捉三十餘人盜甲器械所得甚多活捉賊營偽把總劉第王可榮



隨據審供領兵賊首係保寧通江縣巴州陳章一  
總兵率領賊二千餘人河南與江上來的賊係  
化相約而來亦有五千餘人不知領兵賊首姓名  
他說要取廣元奪朝天斷糧道纔絕大兵之尾昨  
日滿洲兵到來催殺聞說滿洲大兵又到今早你  
們殺進我們就跑了臣看此番鏖戰如單仗臣標  
兵力便有可憂幸副都統科爾坤甲喇章京木成  
格等先遣兵來始獲全勝以保地方錢糧無失上  
賴

天子之福滿洲兵威震厲所成臣當賊寇臨城之際卽  
吩咐滿洲烏金朝哈綠旗官兵說廣元雖係小縣  
然大兵在前錢糧所到要緊關驛若不死守行不  
得你們若是效死出力我以府州例

題然陣亡帶傷官兵雖然應與  
工師出力但暴露沙場深爲可憫

皇上宜開無疆之恩以超例論不  
唐傷亡官弁子孫頂  
戴

鴻恩兼可以鼓勵後人除陣亡帶傷滿洲烏金超哈



綠旗官兵姓名品級查明報部外謹此具  
題

副都統柯 等爲大殺賊衆等事康熙十三年七  
月十五日題八月初十日奉

旨據奏逆賊萬餘水陸侵犯廣元副都統柯遣發官兵  
同總督周有德兵丁擊敗賊衆斬殺甚多生擒僞  
把總劉第等具見調度有方官兵奮勇可嘉事平  
之後議叙具奏已有旨了兵部知道

具官 臣周有德

題爲恭報滿漢官兵協力殺敗三犯廣元逆賊事八  
月二十二日有僞將軍吳之茂自保寧府至昭化  
縣會同僞總兵彭時亨等由陸路率賊五千有餘  
從江乘船二十餘隻裝載砲銃火器來犯廣元 臣  
會同副都統科爾坤巡撫張德第漢軍副都統吳  
國正叅領穆成格總兵官陳奇謨朱衣客等遂令  
滿洲總督巡撫總兵官標下官兵分頭前進有賊  
船由城西南角舉放砲銃欲上江岸侵犯滿洲漢  
軍官兵弁巡撫標下中軍遊擊劉三劉成惠守備



盧逢泰李世英王忠等帶領兵丁協力奮勇擊射  
大敗之殺死甚多賊又由城西北江面乘船欲上  
江岸來犯臣標遊擊周新國金國鼎守備高明諒  
傳作楫張守祿梁豹隨征官張建勳張虎臣等率  
兵衝殺擊敗之賊又整頓兵力偽將軍王屏藩下  
遊擊徐應昌乘船帶領賊兵希圖劫我城西江邊  
三十餘隻糧船登船奪劫當被總兵官陳奇謨朱  
衣客等標下遊擊張有德張成貴等帶領滿漢官  
兵衝殺擊敗之陳奇謨標下遊擊張友德千把王

爲四隊左路鎮臣陳奇謨率領該標遊擊張成貴  
官兵督陣出離北門十里千佛崖地方渡江賊見  
我兵渡江登崖馬兵蜂擁直抵渡口鎗砲弓矢齊  
發都司管守備寧高明諒率領首先渡江甲士奮  
勇衝殺我兵相繼渡江賊遂收兵齊集西山鳴號  
發砲放鎗對敵又西南山架梁賊兵齊來接應被  
左路總兵官陳奇謨並各遊守等官尾賊後路邊  
截衝殺自辰至午大敗賊衆斬殺甚多臣復策馬  
南城門外向副都統科爾坤等說我城北官兵已



經渡江此處滿洲官兵相應速渡言訖臣卽與副都統臣科爾坤吳國正撫臣張德第等身先率領八旗滿洲漢軍撫標遊擊劉三劉成惠守備盧逢泰李時英官兵並保寧大營因公來廣元前鋒兵丁以及布政司張仲德糧道黃道行筆帖式常格瓦瓦咨部隨征官高成美等渡江賊見我兵爭渡遂放大砲鳥鎗堵禦渡口我兵驟馬登岸奮力衝殺賊卽水陸潰散臣等分頭追殺二十餘里離昭化七八里因日暮始鳴鑼收兵共計陣斬逆賊七

百餘級活擒八十餘名得獲偽為參將遊擊等劄付旗幟火砲器械馬驟甚多隨審據獲賊偽守備趙應相偽千總彭相忠口供偽將軍何德成因你們兵馬無糧乘困遣發偽總兵楊文明馮元等帶領馬步兵丁四千餘人水陸齊來與東邊百丈關偽總兵陳會學馬壽會合攻取廣元今日我們被你們殺敗想必不來了等語據此除將獲賊梟斬訖然是捷也上賴

皇上威靈下得將士効命故能以少擊衆以困敗敵不



惟軍聲倍振抑且賊膽消沮將來進攻昭化克之  
必矣除在事首先渡江有功人員並傷亡兵丁數  
目及得獲偽劄另冊揭送兵部外所有殺賊情形  
理合具疏報

聞臣謹會同撫臣張德第合詞具

題謹具奏

聞

具官臣周有德

題爲具報二郎關擺塘滿漢官兵殺敗賊衆事前因

護送大兵米糧兵馬艱苦臣等公同副都統科爾

坤等移會大兵將軍議令自廣元縣至龍潭驛則

撥臣等滿漢官兵擺塘梅嶺至大兵營則撥大兵

營官兵擺塘將運送糧餉各擺塘官兵遞送至大

兵營內嗣于八月三十日將餉銀一萬七千兩駝

米驢騾五百餘頭派撥滿漢官兵護送前去九月

初一日自二郎起行至龍潭驛聞梅嶺有賊來犯

銃砲震發該護送官兵卽帶回糧餉各駝進入二

郎木城內是夜稟報臣等隨撥援兵次早有二千



餘賊自昭化來犯二郎撥塘官兵及護送前去官兵正紅旗夸蘭大李桂鑲紅旗漢軍夸蘭大陳天柱等同督標併兩鎮標下遊擊鄭有榮守備馬崇德李士英米之順千總劉志誠吳永祚常忠仁等帶領馬兵鳥鎗手擺齊併力分頭將賊擊殺活擒偽都司賀騰龍斬殺偽都司李望峯掩擊賊衆墮山跌死無數得獲偽都司劄付二張砲二箇鳥鎗盔甲器械甚多隨審活擒偽都司賀騰龍據供偽將軍何德成撥發部下精兵二千謀欲奪取糧餉欄阻道路從昭化遣發我們來的攻犯梅嶺係偽董總兵自河東領兵來廝殺的等情初二日一更時分據梅嶺擺塘大兵夸蘭大安朱戶奇弩色圖魯等差來驍騎校顏達喇哈報稱梅嶺有賊來犯乞發援兵等因前來臣等卽於是夜撥發滿漢官兵往救梅嶺將米馱于初六日令官兵護送去訖此番攻擊各官職名及被傷人等查明造冊具報兵部外謹具疏上

聞



康熙十三年九月十一日題本月二十三日奉

旨據奏逆賊侵犯二郎關官兵奮勇擊敗賊衆擒斬偽

都司賀騰龍等保護糧餉送至軍前可嘉事平議

叙兵部知道

敬陳蜀省利弊疏

給事

趙心抃

四川西充

題為敬陳蜀省應行應革利弊懇乞

聖恩酌賜整理以恤殘疆事 臣鄉四川遠在邊徼其間

地力之厚薄民風之淳澆未有明白曉暢入

旨者緣蜀省去 神京六七千里兵燹之後人民稀

少仕宦寥寥又無經商之人往來各省游談之士

交結縉紳因而疾苦利弊無由見知於人人亦無

從而知之 臣係蜀人生長其地知之極詳所有興

革利弊敬為我

皇上陳之一成都府水利宜責耑官也古稱益州沃

野千里耑指成都一府而言其土最為膏腴又灌

縣之水可以灌溉無亢旱之憂每年至二月下旬

灌水放入四野之地盡成水田可以種栽秔稻又

稱陸海當年人民繁盛設有水利道耑管水政經



營溝洫以洩水害今水利道奉裁然從前田地未經開墾舊日溝渠仍在尚不致有害於人今蒙

皇上休養生息數十年人民漸多田地漸闢其中溝渠年久坍塌淤積無人淘汰又有豪強兼併之徒壞去阡陌以致水道壅塞一經雨集四望皆水淹沒稻禾無路可行大爲民害臣見成都府邊判一官職掌甚閒合無請

旨令其兼司水利董率各縣及時淘汰淤塞修築塌壞使水由故道匪但行旅無患卽地方亦受經界清

正之利而古制可復矣

一成都值季之官宜革

也值季官原以承審

欽部案件今四川邊方小省人烟寥落詞訟鮮少至

欽部案件雖或時有亦易歸結安用此值季者爲哉自

有值季之官添百姓無限苦累蓋值季多輪派各

府通判衙署清冷率皆貧瘠蜀省幅幘最寬山川

又險往來奔走道路動需月餘一年之俸旣不足

供往來之費勢必索夫馬於民間紛紛滋擾矣臣

見外省煩劇地方尙有不用值季者何偏簡小省



必欲有此名目也請

勅撫臣永行革去嗣後遇有

欽部案件及撫臣自理狀詞酌量事之大小緩急就近  
批審或批原地方官承審結案庶案件可清民累  
可除且可絕夤緣之弊矣 一驛站宜照道路之  
遠近險平量行改正也四川驛站設於我

朝甫定之初路途遠近平險衝僻未盡協宜經制一  
定不能更變其中有遠至百數十里者卽近亦有  
八九十里者山高路險馬力易盡且羊腸鳥道三

四十里卽可當平川之百里衝遠之邑額馬支應  
不敷遂起民馬之議雖屢經督撫諸臣嚴禁然偏  
僻州縣尙可遵行路當極衝者不得不取資民力  
於是每縣民馬有二十匹者亦有十餘匹者新復  
之民何堪此累請

勅撫臣細加清理查蜀省驛站之極僻者量爲裁減路  
險而遠者量行增額酌於損益之間永禁民馬之  
害則民不招徠而招徠自集矣 一落地之商稅  
宜因時變通也四川偏在一隅北通秦省東通楚



省南通黔省僅三路耳當日定稅之時川北先入  
 版圖秦省往來人多故於廣元縣定稅額一千四  
 百餘兩楚省船隻一通即於重慶府定額數百餘  
 兩黔省接連蜀界故於遵義府定稅額二千七百  
 餘兩近日黔省貨物稀少而稅如故秦省災荒之  
 後遠商寥落而稅如故起解額銀不足勢必蔓延  
 土著生理既病商而又病民似宜隨時變通寬一  
 分以廣招徠俟充盈之日再議加額者也以上四  
 事皆關蜀省民生利弊臣冒昧詳陳仰副

皇上軫念邊方矜恤遠民之意仰懇

勅賜部議臣鄉叨

清蕩之恩不淺矣緣係條陳臣鄉事理字多逾格貼

黃難盡伏乞

上恩賜全覽施行奉

旨該部議奏

說

不似武壘石像說

碑在皇澤寺內

邑令

張賡謨

縣治西門外過對江即皇澤寺有桂一株大數圍



頗繁茂花時邑人遊集者甚夥中秋前一日微雨  
新晴案無留牘於是偕友人放舟詣之既至憶向  
聞此寺中有武壘石像因索觀之一尼曰爲某公  
仆之廡下艸中矣予曰嘻隘矣夫武壘者三尺童  
子悉之豈不曰以一女子亂春宮竊神器乾坤顛  
倒唐幾不祀罪大惡極古今得未曾有而天下人  
方疾之棄之聞名而若浼安容像爲哉嘻隘矣易  
有剝復循環之理也詩有美刺懲勸之旨也壘之  
爲壘生於斯長於斯因石而像之以示於斯殆將

使千百世之爲君者觀之而防於微也使千百世  
之爲后者觀之而炯爲戒也使千百世之爲臣民  
者觀之而通權達變守不失其正也壘之爲壘昭  
昭矣况乎信任深公不可謂非知人善任矣不問  
懷肉不可謂非能見其大矣聞無紉姑之議而不  
嗣武氏不可謂非從諫如順流矣至其覽駱賓王  
之檄忘乎怒而憐其才任李孝逸之將戡乎亂而  
措之安非有甚過人者乎以彼其才其智牢籠賢  
豪控制羣下履危亡之地幾不保一日之首領於



牖下彼呂雉飛燕之如狗如彘一於淫邪狼戾肆  
然無少忌者果何為者耶且以寺有壘之像誌乘  
錄之往來人爭觀之遷客騷人流連而歌詠之山  
若增其輝川若增其媚艸木若增其菁英而寺以  
名勝是雖以一壘為尼之衣鉢而供吾人之喜笑  
怒罵焉奚不可乎顧仆之嚙隘矣因命役仍其故處

譜

廣元縣

石文 有石崖二字乃石中自然成文嘉靖中崩出  
其一面字墜江中一面字現石上歲久不磨

其痕如玉

石符 江中有天符石大如棹上有文如符相傳為  
張道陵所書人佩之能祛邪孕生男

石筍 三岔溝有石筍十餘根其直如柱皆百餘尺  
真奇觀也



廣元縣志後跋

操治理者大都以合人情宜土俗爲要然欲合  
老宜之在周知夫山川人物風土性情與夫天  
時人事之作訛成易而周知之故有不下堂階  
而一一瞭如指掌者志之爲功也志必待其人  
人必待其時而後作此千載一時所爲志不概  
見而合人情宜土俗者率難必之蒞任一二年  
焉亦顧不重哉廣邑與秦接壤爲全蜀咽喉在

廣元縣志後跋



言者公真鄉司馬公心鮮乎公倦賈公納撫馭  
 靈立之章政事俱極一時之盛維時廣邑之山  
 崩八物風土性情與夫天時人事之作訛成易  
 謝必存志願乎李賊猖獗逆蹤躡而後書缺  
 補闕矣 公於乾隆廿四年恭膺  
 命來省建下車之後即有志於縣志之作然  
 其時方備備焉以不合人情宜土俗是懼迄今  
 九年於茲遂其間之幾或寧人勤求民莫者惟

日不足似無暇為作志計迺 公才大心細往

往於鞅掌風塵之下於山則叠嶂層巒必窮其  
 巔於水則支分派別必溯其源於風土則燥濕  
 剛柔必視其所出於性情則飲食男女必養其  
 所欲於天時人事必察乎作訛成易之時宜以  
 收地利而且遠訪於山林之逸髦收拾殘編而  
 且遍歷夫寺院之遺踪刷臨斷碣五十七堡中  
 山川人物風土性情與夫天時人事之作訛成



易罔不燭照而數計夫而後因學生而直所呈  
璿公先生之遺並石生崇憲所呈法魯先生之  
記而考校之採揖之分門別類而叅補之一山  
一水一名一物務期亥豕無訛一人一事一辭  
一文必求魯魚有辨自春徂夏不幾月而集腋  
成裘蓋經九年之勞搜博採兼聽並觀以告成  
於一旦煌煌乎巨典興焉而公猶歛然不自是  
也涼月朔出以示余屬其校正且令學中諸生

再爲採補然後付之梨棗余以手加額曰廣元  
山川人物風土性情與夫天時人事之作訛成  
易幾百年煙滅無傳茲迺得之於公任九年之  
候所謂志必待其人人必待其時而後作者千  
載一時不信然與是集也不獨騷人學士有以  
資見聞將使後之蒞茲土者一展卷而山川人  
物風土性情與夫天時人事之作訛成易瞭如  
指掌則凡所爲合人情宜土俗者不勞而自理



然則人之享其逸非由公之職其勞乎公職其勞而使人享其逸無非爲斯地斯人造千百年休養生息之福也此物此志其亦可以共見也夫

皆

乾隆二十二年歲次丁丑季夏月廣元縣教諭兼署訓導渝城應德偉樹軒氏謹跋





壽州縣志 卷之十三 六

...

...

...

...



